

入选亚马逊网上书店100部最佳小说
连续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牛仔裤少女



[美] 安妮·布拉谢尔斯◎著
翁如玫◎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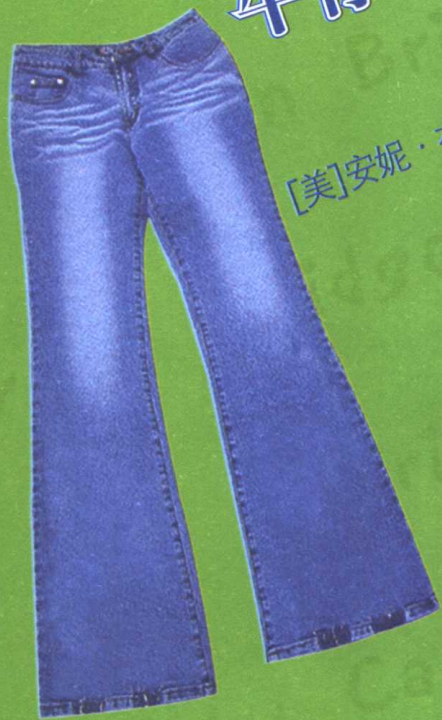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精品系列》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精品系列》

牛仔裤少女



牛仔褲少女



[美]安妮·布拉谢尔斯◎著
翁如玫◎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仔裤少女 / (美) 安妮·布拉谢尔斯著; 翁如玫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6

ISBN 7-218-04588-X

I. 牛... II. ①安... ②翁...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246 号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Copyright © 2001 by 17th Street Productions, an Alloy Online, Inc. Company

本书中文译稿经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莱登书屋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04-002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6
字 数	16.7 万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 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588-X/I·624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卡门

感情细腻而敏感，性格好强而自尊。生长在单亲家庭，父亲是她的精神寄托。然而，渴望父爱的她，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走进了父亲的再婚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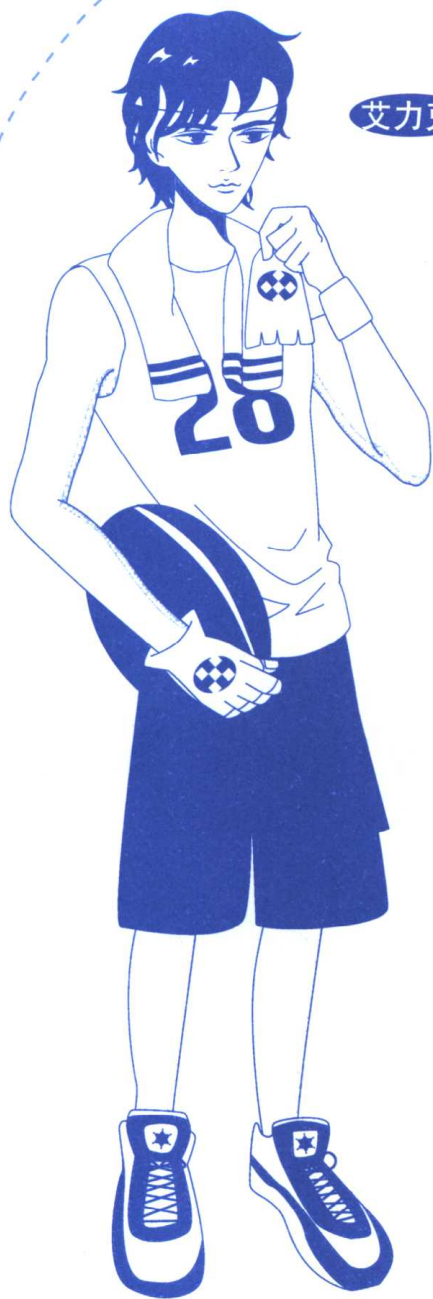


堤比

感情冷傲而细腻，性格多虑而倔强。长相平平、内心孤独的她，因父母忙于事业和照顾弟妹而被漠视和遗忘。她渴望爱与被爱，渴望被别人重视，渴望得到友谊……

牛仔裤少女

艾力克



保罗

牛仔裤少女

布莉姬

感情热烈而豪爽，性格叛逆而执著。母亲的过早去世，使她处世独立，泼辣果断。为了品尝青涩的爱情之果，付出了许多，留下了漫漫的期待与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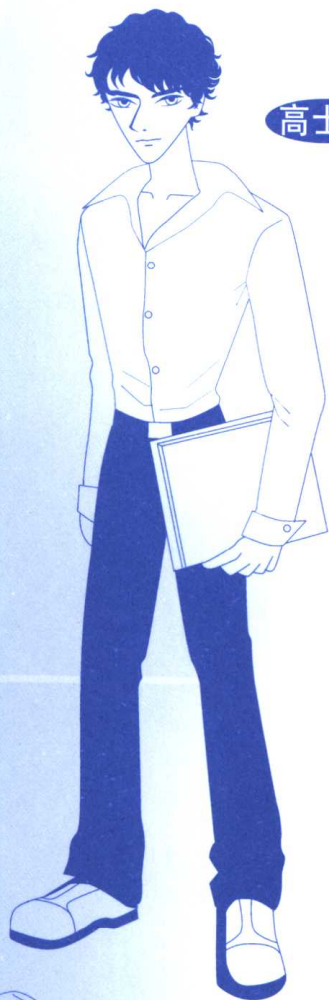
莲娜

感情丰富而含蓄，性格内敛而怯懦。天生丽质、聪颖温顺的她，一直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然而，多愁善感的她，由于心理障碍和过激反应，深深伤害了一个男孩的自尊，也给自己留下了无尽的懊悔……



The 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Pants

高士多



塔克



贝莉



的伙伴们

引子

这是一条神奇的牛仔裤，就生活在我中间，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大腿的部位布满皱褶、甚至裤脚边已经磨破，然而，它的魔力可大了。你看：身材臃肿的卡门穿上它，立即显得楚楚动人；身材消瘦的堤比穿上它，扁平的屁股立即有了曲线；原本健美的布莉姬穿上它，立即成了魔鬼身段，而娇美可人的莲娜穿上它，简直让人惊艳！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穿上它能神奇地改变你的心情。当你孤独、郁闷、失意、受挫时，它会默默地呵护你，唤起你的爱心和热情，赐予你勇气和智慧……

下面，就让卡门、堤比、布莉姬、
莲娜用她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这一切吧……



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裤子。它是条大家的衣柜里都有的裤子——通常是蓝色的。这条裤子看来并不怎么崭新，膝盖和臀部的地方有些褪色，裤脚滚边的地方还有波纹状的白色褶皱。

我是在乔治城外的一家二手衣店找到这条裤子的。那家店被夹在一间卖水的商店和一家店名叫做“是的”的健康食品店中间。那天我跟莲娜、莲娜的妹妹艾菲以及她们的妈妈一起去逛街。艾菲想要为她的二年级舞会买一件新衣，她不想要布鲁明岱百货公司里的高档礼服，她想要找些复古的新奇衣物。

至于我为何买了这条裤子？是因为莲娜的妈妈对二手衣店没啥好感，她总是说只有穷人才穿二手衣。“我觉得那衣服很



卡门是在乔治城外的一家二手店找到这条裤子的。

脏，艾菲。”每当艾菲从衣架上拿起一件衣服，她妈妈就会不停地念叨。虽然我也在心里偷偷同意凯利加利斯太太的话，却也为这想法有些羞愧。因为我还是很想在这里买点什么，最好是一件全新的衣服。而那条裤子，恰好一脸无辜地被摆放在结账柜台旁的衣柜上，它已经被清洗干净，而且不到四美元。所以我连试都没试，听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非拥有它不可，我的屁股对裤子可是很挑剔的。

艾菲挑了一件跟舞会相当不搭调、过分摩登的衣服，莲娜则挑了一双懒人鞋。莲娜的脚很大，大概九号半吧。她的脚是全身上下最不完美的地方，但我爱她的脚。我实在对那些鞋子没啥好感，买理论上可以被洗干净的二手衣，已经够糟了，何况是别人穿过的鞋子。

我回家后把裤子放在衣柜里面，然后便忘了它的存在。

直到暑假开始，我和朋友们各自分道扬镳时，这条裤子才又重见天日。我将到南卡罗莱纳州跟我爸爸会合；莲娜和艾菲将远渡重洋到希腊的祖母家住两个月；布莉姬则飞到南加州去参加足球夏令营，堤比则待在家乡。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大伙儿不在一起过暑假，感觉上有点怪怪的，不太习惯。

去年暑假，我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历史的暑期班，因为莲娜说暑修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成绩。再上一个暑假呢，我们四个人在马里兰州的夏令营里一起度过。布莉姬当足球和游泳教练，莲娜到艺术手工艺班帮忙，堤比又陷在厨房里不能自拔，我则加入了剧场，结果被两个恶魔般的九年级学生气炸了，最后被重新分配到收发室贴信封。

再前一个暑假，我们是在罗克伍德公立泳池渡过的。那是个充满了婴儿油和防晒乳的夏天，我们都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身材（我长出大胸部，堤比的胸部则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皮肤被晒黑了，可是发色一点也没变成我想要晒成的金色。

但可以肯定，我们四个人绝对是黏在一块儿的。每年夏天





总会发生一些大事：有一年莲娜家盖泳池，另一年布莉姬得麻疹然后传染给大家，还有一年我爸爸搬走了。

出于某些原因，从小学起，大家的生活都只跟暑假息息相关。除了我和莲娜在同一学校外，布莉姬和堤比都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因此，夏天成了我们生活互相联结的重要时刻，我们的生日都在那时候，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也都在暑假里发生，除了有一年，布莉姬的妈妈在圣诞节前去世。

我们的缘分，像是打从娘胎里就注定了的。我们四人是在同一个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十七天。莲娜是头一个，八月底。我是最后一个，九月中旬。而我们那么要好，其实并不是巧合。

我们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妈妈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吉儿达舞蹈社开设的孕妇韵律舞课程（有照片为证）；她们的预产期都在九月（后来莲娜提早在八月底出生），令那个叫四月的韵律舞老师相当担心，怕她们上课上到一半突然喊着要生。

我们的妈妈们下课后都会混在一块，抱怨她们浮肿的双腿和与日俱增的体重。我们出生后——很神奇的都是女孩，再加上布莉姬的双胞胎弟弟——她们组成了小小的妈妈后援会，聚会时总把我们放在毛毯上让我们自己乱爬，然后再互相抱怨睡不好觉，或是体重降不下来等芝麻绿豆大的问题。等我们长到一两岁、两岁的时候，她们便一同带我们去罗克伍德，我们总是在婴儿泳池里尿尿，或互抢玩具。

我们妈妈之间的那种情谊，后来有些变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她们的生活变复杂了，因为她们之中有人回到了工作岗位。还有，堤比的父母搬到了洛克维尔的农场。也或许，我们的妈妈除了几乎在同时怀孕外，并没有太多共同话题。我的意思是说，若仔细想想会发现，她们其实是个奇怪的组合：堤比的妈妈是个年轻的激进派；莲娜的妈妈是个颇具野心的希腊人，她会去修习社工课程；布莉姬的妈妈刚从阿拉巴

马州搬到大城市；而我那波多黎各妈妈则是婚姻触礁的失婚妇女，但某段期间里她们的确像是一群好朋友，我甚至还记得一些小片段。而现在我们的妈妈似乎已经将友谊，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要列出排名顺序的话，友谊肯定是排在丈夫、小孩、事业、家庭和金钱后面。可是我们并不那么想。我妈妈曾告诉我：“等到你对男孩子和学校产生兴趣，或等到你开始和其他人竞争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但是她错了，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我们这群人才是真正的九月人。我们对彼此的意义，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有时候我们是如此的紧密，好像没有了个体只有群体，不过我们之间也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布莉姬专精于运动，莲娜拥有美貌，堤比是反动分子，而我，卡门，是……什么？我是个坏脾气的家伙，也是最在乎大伙儿的人。我要所有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你知道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爱彼此，也关心彼此，这些爱是相当稀有的。

虽然我妈妈说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不会持续很久，但我相信我们能。这条裤子就像个预言，它代表着我们之间曾经立下的许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在一起。但这也是一项挑战，光待在马里兰州毕士大的某个冷气房里，是不够的。我们答应彼此，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到世界各地，看看新奇的事物。

你肯定以为我对这条裤子爱护备至，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其实一度差点将它丢掉。不过，在我开始说故事之前，我得先为各位补充点背景资料，让大家知道这条魔法裤，是怎么成为魔法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中国谚语

“可以合上那只行李箱吗？”堤比问卡门，“它让我觉得头好痛。”

卡门瞥了一眼放在床正中央、大咧咧地打开的硬皮帆布袋，突然说，她好想买全新的内衣裤。她最好的一套丝绸内衣，裤腰间的细松紧带已经穿透到外面了。

“我才头痛呢。”莲娜说，“我明天早上七点的飞机，而我还没开始收拾行李。”

卡门将行李箱的盖子盖上，然后坐在地毯上，拿起去光水将脚趾上海军蓝的指甲油除掉。

“莲娜，可不可以别再说了？”瘫倒在卡门床边的堤比说，“你的话更令我头痛。”

“哪个字让你头痛？”布莉姬问，“收拾？飞机？还是七点？”

堤比想了想，“都有。”

“噢，堤比。”卡门抓起堤比的脚，“一切都会很好的。”

堤比把脚收回去。“你们才好呢！你们走了以后，一定整天都会在烤肉、放烟火什么的。”

堤比总是将南加州人的生活，想成那个样子，卡门压根儿不想跟她争辩。

莲娜轻哼一声，以示同情。

堤比转头对莲娜说：“不要发出那种同情的鼻音，莲娜。”

莲娜清清喉咙，马上反驳说：“才没有呢。”

“别再耍赖了。”布莉姬对堤比说，“你根本就是在耍赖。”

“才没有。”堤比回嘴，并举起手做出巫婆的魔法手势抵挡布莉姬的攻势。“不要对我说什么刺耳的话，不公平！可是如果你们这样心里才会好过一点的话，那你们就说吧。”

“我们可没有刺激你。”布莉姬这么回嘴，但事实上她是。

卡门开口说话了：“嘿，堤比，你如果再这样耍赖下去，恐怕接下来你不会想念我们，我们也不会想念你哦。”

“卡门！”堤比喊叫着跑到卡门身边，张开双臂紧抱着卡门，“我就知道，你们在对我进行心理战术，不要！不要！”

卡门的脸红了，“我才没有！”她很快地回答。

然后除了堤比以外的三个人，突然间都沉默了下来。

“天啊，堤比，那我们到底该说些什么呢？”布莉姬问。

堤比想了想，“你们可以说……”她环视房间，眼睛里有泪光在打转。

卡门知道堤比不想哭出来。

“你们可以说……”当堤比看到卡门梳妆台上的那条牛仔裤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你们可以说，嘿，堤比，想不想要那条裤子呢？”

卡门把去光水的瓶盖盖上，走到梳妆台前拿起那条裤子，她觉得很疑惑，因为堤比一向喜欢丑衣服或怪衣服，但这只是一条很平常的牛仔裤。“你是说这条？”这条裤子因为卡门平日疏于照料，至少有三处皱褶。

堤比忧郁地点点头，“就是它。”

“你确定你要这条？”卡门不太想说出口，她其实老早就想把这条裤子丢掉。不过那不是重点。

“嗯。”

堤比想从她们身上得到无条件的关爱，这是她的权利。因为她们三个人第二天一大清早，都要飞往未知的远方探险。她却要留在无聊的毕士大打工，赚五分钱的基本工资。

“好啊。”卡门仁慈地说，将裤子交给堤比。





堤比心不在焉地接过裤子，似乎因为东西太容易到手而有气无力。

莲娜看出来，“这条裤子不是在‘是的’隔壁那家二手衣店买的吗？”

“是的！”卡门大声回答。

堤比将裤子翻开，“好棒。”

突然间，那条裤子在卡门眼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或许是因为有人在乎它，所以裤子竟然看来顺眼多了。

“你不试试看吗？”莲娜提出了很实际的建议，“因为如果是卡门的尺码，并不见得合你的身材。”

卡门和堤比同时看着莲娜，不知道谁该先开口说话。

布莉姬跳到莲娜身边跟着帮腔：“你难道看不出来你们两个的身材完全不同？”

“好吧。”堤比又开始被取笑了。



堤比脱下破旧的棕色工作裤，露出薰衣草色的棉质内裤。她为了让同伴们看清她穿上裤子的样子，还特地把身体转过去。她拉上拉链，扣上扣子，然后转过身来。

“你们看！”

莲娜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哇！”

“堤比，你真是美呆了。”布莉姬宣告似的说。

堤比力图控制自己

堤比走到镜子前，转身看着自己的侧面。“你们觉得好看吗？”

的笑容，不让它太夸张。她走到镜子前，转身看着自己的侧面。“你们觉得好看吗？”

“这真的是我的裤子吗？”卡门问。

堤比的身材娇小，臀部瘦窄而腿长，所以那条裤子被她穿成了低腰，紧贴臀部，而且露出了白皙平坦的小腹和可爱小巧的肚脐。

“你看起来好成熟。”布莉姬说。

堤比没回话。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那是因为她平日都穿没腰身的大号裤子，让自己看起来瘦小又没身材的缘故。这条裤子对她的身高来讲，有点太长，但堤比就喜欢这型的。突然间堤比露出困惑的神色，“不知道耶，要不然你们也穿穿看。”她慢慢解开纽扣和拉链。

“堤比，你疯了吗？那裤子像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卡门不得不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条裤子。

堤比把裤子丢给莲娜，“莲娜，你试试。”

“为什么？它是属于你的。”莲娜说。

堤比耸耸肩，“穿穿看吧。”

卡门看得出来，莲娜看这条裤子时，眼神里带着某种程度的兴趣。“干吗不？莲娜，穿穿看呀。”

莲娜小心地看着那条裤子，她脱掉自己的卡其裤，穿上它。然后，扣上纽扣拉直裤子，这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真是条好裤子。”莲娜虔诚地，几乎是喃喃自语地说着。

可能对莲娜来讲，这一切早已习惯。但卡门知道，莲娜的相貌一向是惊为天人的。她的肌肤是地中海的健康棕色，身材挺直，黑亮的头发，还有一对碧绿色的瞳眸。她的脸蛋可人，五官细致，总让卡门自愧弗如。卡门曾向堤比说过她的忧虑，她怕哪一天有电影导演来将莲娜带走，堤比也说她担心同样的事会发生。长相出众的人，就跟长相可笑的人一般，只要认识他们之后，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他们的长相了。

